

书趣文从第四辑

历史的劫数首先不是理论的命运，
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人的境遇。

斜阳系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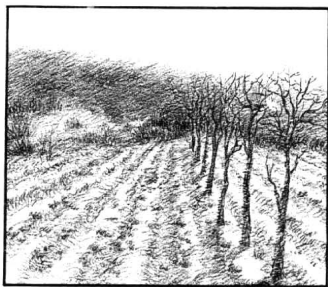
吴方著



书趣文丛第四辑

斜 阳 系 缆

吴 方 著



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斜阳系统 / 吴方著. —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6.8
(书趣文丛; 第四辑)
ISBN 7-5382-4538-3

I. 斜… II. 吴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2831 号

斜阳系统

吴 方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	
字数: 247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0 $\frac{1}{8}$ 插页: 2			
印数: 10,001—16,000			
1996 年 8 月第 1 版		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	
责任编辑: 王之江		技术编辑: 华 德	
装帧设计: 张 宏		美术编辑: 宋丹心	
特约校对: 王 瑛 吴海平		责任校对: 王 玲	
ISBN 7-5382-4538-3 / C · 164			
定 价: 13.00 元			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

第四辑

小引

八十年代有“文化热”，九十年代据说又有新的“文化热”。两大热潮，聚讼纷纭，众说杂陈。爱之者说这一次是引进之先声，开放的前提，或者是说彼一次是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传承，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小结；攻之者则责此为“全盘西化”，或怨彼为“义和团病”之再现。不论如何，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可以有“众说”和“聚讼”之可能，实在是大好事一桩。在我们局外人看来，不仅觉得煞是好看，而且深为庆幸：中国究竟是越来越进步了！

两次发热，佳作如潮，现在或将来想必均有我们同行中的才俊之士，辑之成书，销以行市。现在我们只做一件小事：取其将来的巨编的可能的孑遗，编入《书趣文丛》，作为这一丛书的第四辑。未见皇皇巨编，先辑零星“孑遗”，于理不合，于礼不周，但世上某些事也许非要如此“非理性”方可。

古往今来，凡是文人学士所熟悉的事，必然同“读书”一事有直接、间接的关系。因为文人之为文人、学士之为学士，说到底，究竟大多是“从图书馆里来又回到图书馆里去的”。他们有时也要受命去杀猪，去种田，去放牛，也会去做官，去经商，但是，一为文人学士之本来面目，就离不开书。有这一点，我辈附丽于文人学士的所谓“文化服务工作者”才有些小事可做，讨得些许生活之资。这一辑所欲呈现者，是近年热潮中涌现的中青年学人的读书心得之若干部分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学人中以近年比较活跃的为主，而且限于交往，大多是我们在本职工作中经常请益、讨教的一些位熟人。就中，吴方先生英年早逝，最为可惜。其他各位则在学界文坛驰骋正勇，学术生命如日方升，相信今后当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。但即此一部分小小的学术小品，亦可看出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今人是不让前贤的。我辈生逢其时，可以为八九十年代优秀学人编书效力，为中国文化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，深有幸焉！

脉 望

一九九六年三月

书趣文丛第四辑

- ① 独 语

② 斜阳系缆

③ 放虎归山

④ 不肯进取

⑤ 考槃在涧

赵 园 著

吴 方 著

李 零 著

黄 梅 著

葛兆光 著

⑥ 寻找手稿

⑦ 阅读日本

⑧ 浮世绘

⑨ 旧影与新知

⑩ 斜晖脉脉水悠悠

李庆西 著

陈平原 著

刘 东 著

汪 晖 著

王振忠 著

2AC43/01

目
录

◎往日崎岖还记否(序)/1

◎百年话胡适/5

◎吴宓与《学衡》/20

◎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/39

◎万山不许一溪奔/52

◎林琴南/61

· 1 · ◎斜阳系统/71

· 2 · ◎梨园风景中的梅兰芳/79

◎灯火阑珊话高阳/88

◎小窗宿火夜谈(一)/97

◎小窗宿火夜谈(二)/104

· 3 · ◎小窗宿火夜谈(三)/110

· 4 · ◎小窗宿火夜谈(四)/116

· 5 · ◎小窗宿火夜谈(五)/122

· 6 · ◎小窗宿火夜谈(六)/126

· 7 · ◎小窗宿火夜谈(七)/132

◎书卷人家 / 138

◎记学者钱穆 / 143

◎“甲骨四堂” / 146

◎由书的序、评想到梁启超 / 149

◎陶夫子 / 151

◎王小航先生及其它 / 154

◎董授经 / 157

◎两学人：黄季刚与刘申叔 / 160

◎一知半解：温源宁与吴宓 / 166

◎末代进士 / 168

◎几个老乡 / 170

◎取经 / 173

◎浮生半日闲 / 177

◎人文二谈 / 179

◎顾炎武之言 / 185

◎黄道周的字 / 188

◎卷帘日长人静时 / 190

◎钓罢归来不系舟 / 198

◎落叶纷纷之一：读寓言 / 205

◎落叶纷纷之二：随感两篇 / 207

◎落叶纷纷之三：家教及其他 / 212

◎落叶纷纷之四：典故“新解” / 215

◎吃的闲思 / 218

◎人情味 / 221

◎“强说滋味” / 224

◎戏说皇帝 / 227

◎北京味 / 231

◎窗边杂写之一：看云听雨 / 234

◎窗边杂写之二：时间 / 237

◎窗边杂写之三：掌声 / 239

◎窗边杂写之四：格言 / 241

◎窗边杂写之五：泡沫 / 244

◎窗边杂写之六：“十景病”／246

◎读文论偶记／249

◎沉潜与含玩／254

◎“虚构”一解：胸无成竹／260

◎现代小说与无意识“矫情”／267

◎说“淡化”／278

◎《南渡记》的情怀／291

◎“写实”谈丛／295

◎小窗一夜听秋雨／306

序

斯人已去，开卷如在。

这是吴方先生最后一部著作，他早先的几本书是《世纪风铃》、《末世苍茫》、《中国文化史图鉴》和《仁智的山水——张元济传》。这些著作，除了《中国文化史图鉴》一种涉及甚广，包括本书在内的其他几种都是相对集中的话题，有着同一历史语境，说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境遇。按时下学界的说法，他的关注点在于近现代思想史、文化史和学术史。如今这是一个可以称之“显学”的大题目。不过，吴方先生的想法里似乎并没有一种学科的架构，他不是从推动社会思潮的诸多理论入手，自然不急于梳理早年从西方输入的一大堆维新名词。他笔下是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端，诸如梁启超之多变，章太炎之“疯”与“不疯”，杜亚泉与陈独秀的论战，以及俞平伯之倦说前尘一类，都是让人极感兴趣的话题。戊戌以来，推挽潮流的文化界人物几乎有一多半让他说到了，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、林纾、谭嗣同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王国维、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黄侃、张元济、李叔同、胡适、吴宓、陈寅恪、刘半农、赵元任、俞平伯、周作人、林语堂……等等。以旧时史家法眼，这些都该是儒林传和文苑传里的人

物。确实，作者正是采用给人物立传的方法勾勒出时代的画卷。处于桑海革易之世，这些文士硕儒的言语、行状微妙地传递着时代的消息，记录了风俗人心的移步换形。作者很善于透过这些人物的心性、情调把握社会演进的脉络，揭发个人与时势的相互作用。

学者葛兆光在评价《中国文化史图鉴》时说，吴方先生治史擅长体验，此语亦颇确切。吴方先生自己也说过，“当世间的道理太多，彼此不可开交时，体会一下‘人情’、‘事情’，不也好吗？”这近乎大白话的朴素言语背后是一份现代学者少有的哲思和才情。在他看来，历史的劫数首先不是理论的命运，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人的境遇。思想和主义有些是很可疑的，纠结在那上头的历史公案也实在太多。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，而实际的文化建设及其长期进程，却远非“新旧”、“进退”之说所能道尽。吴方先生传述的对象，多数是所谓“半新半旧”的人物，身上带着“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”相周旋的自我矛盾，如梁启超、蔡元培、杜亚泉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又不乏被人视为“开倒车”的保守分子，如林纾、辜鸿铭、王国维辈。这些人于新文化之构建有何关系，人们

往往不能解悟。然而，如果真正体会当日的人情事况，就不至于简单地把这一问题放过。处于“新”、“旧”思想纷争之际，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未肯轻易退让，亦必是相信精神存在之合理。实际上，保守之于变革，既是阻碍，又未尝不是一种规范。正如吴方先生在《吴宓与〈学衡〉的文化保守主义》一文中所说，文化保守主义“也未尝不表现着一种批判性的建设性的思维，是可以参与历史对话的不同声音。”可是，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初，任何一种守常的文化站位终将被淘汰出局，甚至也曾领一时风骚的某些“新派”人物转瞬又落于“保守”——回看那些“半新半旧”的人物，就是这般命运。真是时势弄人。这使人想起《三国志》记述的一则故事，《魏志·徐邈传》云：卢钦著书称徐邈“志高行洁”，或问“徐公当武帝之时，人以为通，自在凉州及还京师，人以为介，何也？”钦答：“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等用事，贵清素之士，于是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以为通；比来天下奢靡，转相仿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与俗同。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，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。”徐邈在人们眼里由通脱而为狷介，完全由于风气之转移，好在那时候有



人能予理解。本来，以读书人的信念，精神之存在同时亦须表现为操守有常，这本身又是中国文人的古典理性精神。然而，当维新之日，局势竟容不得如此，于是便有抱残守阙的抗争或是无奈的沉默。吴方先生将此归结为一种文化性格对历史的抗拒，显然是有意提示其间的悲剧况意。不过，当他从故纸堆里检阅往事之际，想来不只是一番喟叹，一定也会为那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而感动。

他说过，回忆是一份文化慰藉。

“往日崎岖还记否，路长人困蹇驴嘶。”这是吴方先生在文章里用过的苏东坡的一句诗。回顾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行旅，不能不作如此感想。

李庆西

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识于杭

百年话胡适

一 胡适的个人“运会”与时代“运会”

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学、思想史学，似乎很难摆脱“不断清理”的任务。一方面清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，另一方面，转一个身，免不了还要对清理再作一番清理，譬如“五四”的历史文化反思与对“五四”的反思，就属于这种史学的内容、特色。说近一些，关于胡适，情形恐怕有相似者。若干年前胡适其言其行，作为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材料，固然值得追溯讨论，而对他的纷纭评价，包括骂煞或捧煞以及所由来的时代思潮背景，又构成了另一层思想文化史现象，也曾是胡适研究的禁忌所在。这一层，管窥言之，譬如说“武断”，看来总缘于受权力意志或激进情绪的支配、影响，往往把“明善”、“察理”、“穷理”都看得太容易，而“善未易明，理未易察”这句老话，其实还是颇可药于心、益于学的。

虽然，“使××研究回到××自身”（也包括胡适），这个想法

反映了思想学术界近年的新取向，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好
在一些成见、定见已在渐趋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被“消解”或者淡化
了，不再成为禁忌的符号。重读胡适，感想良多，然而扞实启
蔽，发诸一二，也不过首先觉得，他老先生当年所谓“说平实话，
听平实话”，那一番意思是极可取的。严几道尝言：“须知言论自
由，只是平实地说实话，求真理，一不为古人所欺，二不为权势
所屈而已。使真理事实，虽出之仇敌，不可废也；使理谬事诬，
虽以君父，不可从也。此之谓自由。”^①这话，哪怕并未具体讲如
何掌握事实和真理，却道出在探求事实和真理时所需最起码的理
知要求。有没有这种“规则意识”，情况自然大不一样。

胡适一九四九年去国，一九六二年病逝于台湾。他的“努力”
及影响多发生于“五四”前后和二、三十年代，但生前生后，有幸
有不幸，或说有遇有不遇，在他身上，我们看见优点与弱点也似
乎矛盾地统一着。说“幸”，自因胡适个人的“运会”与时代的“运
会”有幸契合，使他成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大变动中开风气
的人物。说“不幸”，还得承认虽是对社会对个人始终怀抱不俗的价
值理想，却不一定会得到有效的回应，所谓“不合时宜”或“不合
国情”，难解因界，却注定胡适要在夹缝式的历史环境中咀嚼着
进退两难的苦味。生前生后“左”、“右”两面说“胡”，终究毁多于
誉。他晚年亦自叹：“回想四、五十年的工作，好像被无数管制不
住的努力打消了，毁灭了。”^②尽管还在讲这话的几十年前，他已
自知“努力”所能望的事功是有限的：不过是“略尽心力，只如鸚
鵡濡翼救山之焚，良心之谴责或可稍减，而救焚之事业，实在不
曾做到”^③。“从此听涛深夜坐，海天漠漠不成欢”（丁文江赠

① 严复：《群己权界论·译凡例》。

② 胡颂平：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。

③ 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。

诗)。心志抛处，终付惘然，然而事情不只有这一面。胡适辞世后，他自己同社会几十年剪不断的恩恩怨怨，按说总可以了断了，实际上其人之思想却不可能被当作火余废木、烂舟残戈，那样地全失了意义。念经和尚死了，经还是经。或许，其中若干与“回顾过去走向未来”，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精神有关的问题，以其前行的意义，仍然牵系在不断展开的历史对话中。也应了胡适自己的“不朽”论：“我这个‘小我’不是独立存在的，是和无量数‘小我’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；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关系的，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。种种从前的因，种种现在无数‘小我’和无数他种势力所造成的因，都成了我这个‘小我’的一部分。我这个‘小我’加上了种种从前的因，又加上了种种现在的因，传递下去，又要造成无数将来的‘小我’，……一代传一代，一点加一滴，一线相传，连绵不断，一水奔流，滔滔不绝——这便是一个‘大我’。‘小我’是会消灭的，‘大我’是永远不灭的。”^①这通达的看法，该是胡适人生哲学的一种特色或本色罢。迄今，中国现代思想史已经走了一段曲折路程，回头看，不论看法如何不同，也不论是谈新文化运动、谈中国意识的危机、谈唯科学主义、谈自由主义、谈反传统主义、谈中西文化冲突、谈知识分子，学术流变，凡此等等，恐怕都很难绕开胡适去说长道短。

二 改造社会文化环境所做努力

读过一本批判胡适的书，此书开卷便道：“胡适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，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唯心主义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。”这两个“封号”及其它，现在只好不求甚解，剩下“代表人

^① 胡适：《不朽》。